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世界只有你听见 / 花舞陌轩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104-1683-5

I. ①全… II. ①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19172号

全世界只有你听见

策 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作 者: 花舞陌轩

责任编辑: 杨雪春

特约编辑: 暖 暖 张才日

责任印制: 李一鸣 蔺善兴

封面摄影: 郑 玮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670*970 1/16

字数: 280千 印张: 20

版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1683-5

定价: 26.00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人和人初次见面的时候，总是用右手握住右手，温和、不失礼。

而你知道，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你的右手握住我的左手，将我带向那遥远的以后。

所以我们之间，注定是残忍的、鲁莽的。

对不对，伙伴？

该如何形容那个夜夜造访的梦境呢。

模糊的，海蓝色的，带着夏秋交际时的温暖与清凉。

仿佛置身于海与天的交界处，海浪一波一波，把失重的身体送上沙滩。小心地睁开眼，看见天边像珍珠母贝一样、折射着彩色亮光的云朵，可以想象到，云层之上，那个阳光铺陈开来的绮丽新世界。

场景是孩提时的儿童公园，带着梦境一般朦胧的色彩。

一个小男孩高高地坐在爸爸的肩膀上开心地大笑，他的手上拿着一个冰淇淋，吃得满嘴满手都是奶油，还把奶油滴在了爸爸的头发上。他的爸爸却全然不觉，也哈哈笑着，带着小男孩向公园里的游乐设施快步走去。

年轻的妈妈带着刚满一岁的宝宝学步，年迈的爷爷奶奶和他们的宝贝孙子一起做游戏，各种颜色的风筝在阳光和微风的怀抱中飞舞着，孩童们因为玩沙而弄得

『Just for you』 第一话

我曾经觉得你是与我相同的人，曾经觉得自己何其幸运，在茫茫人海当中，可以遇见你。

但是为什么我们却因为如此相似的彼此而受伤？

也许我出现在你成长的道路上，出现在你自己都还不了解自己的时候。

于是，我要陪你一起，去明白真实的你。

你在成长，而我却因此受了伤。

ACT 1

若干年后的春日，天空是一如既往的湛蓝，在这个繁忙城市的中心，四通八达的立交桥底部，一栋通体洁白的综合医院大楼沐浴着朝阳迸发而出的光线，宁逸而霸气地矗立在广场的中央。

这家医院远近闻名，当然自有原因，它不仅坐落于城市的黄金地段，与附近各类建筑相比，还坐拥着最大的占地面积，INONVA3100数字减影系统、螺旋CT、手术导航系统、核磁共振、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国际先进医疗设备更是应有尽有，如此优异的条件，自然使得国内外第一流的顶级名医才俊纷至沓来，想要在这家现代

“我不治了，累死了。”凌雪绘一下子从床上站了起来。

“耽误了治疗进程，你又要晚几天出院了。”宫熙玄低下头看了看表，不由自主地眨了眨眼。

一小时零八分，这是她入院这些天来坚持得最久的一次治疗了。

“我本来就不想住院，是别人硬要把我送来这里。”凌雪绘在气势上毫不示弱，“如果你们这个住院部还想继续办下去的话，就赶紧让人把我送走啊，我才不想住在这里呢！”

“在你还没有痊愈之前，我是不会让你离开这里的。”宫熙玄也站起身来，他看了看气得双颊微红的凌雪绘，轻描淡写地加了一句，“十分钟后，治疗继续。”

凌雪绘捞起床上的抱枕，朝着他的背影用力地砸了过去。

宫熙玄带上了房门，一转身便看到了候在门口的袁如意。

“袁董事长。”宫熙玄彬彬有礼地冲那位干练而美丽的妇人点了点头。

她正是凌雪绘的母亲。

“这几天雪绘承蒙你关照了，你年纪轻轻就能够在这么大的医院里独当一面，着实是了不起。”袁如意妆容妍丽的脸上有着世故而老练的微笑，她一边说了几句客套话，一边低下头看着腕上精致的手表，显然是在行程之间抽空赶来的，“雪绘的治疗进行得如何了？”

“情况已经略有好转，我会努力治好她。”宫熙玄想了想，还是没有说出凌雪绘对治疗十分排斥并且在医院捣乱的事。

“我就是相信你的能力才把雪绘交给你，你只要按着自己的想法去做就好，不必迁就她。”袁如意仿佛对凌雪绘的一切了若指掌，“那个孩子如果真是个老实的人，就不会落到这样的下场了。”

“雪绘只是还没有长大。”宫熙玄的眉头轻轻地蹙起，眉心处投下淡淡的阴影。

“别帮她说话了，我想你在十五岁的时候，应该像现在一样，也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吧。”袁如意摆了摆手，淡淡一笑，“我要走了，下次有空再来吧。”

“您……不进去看看雪绘？”

“看了又能如何，她又不会给我好脸色。”袁如意云淡风轻地说道，只一个眼神示意，她身边的助理便上前一步，伶俐地为她披上了大衣。

“替我向你的父亲宫院长问好。”袁如意扬了扬手，便转身离开。她修长的身影浮动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高跟鞋与地面碰撞的叩叩声，用力地敲打在宫

出好几张粉红色的大钞。

男子用力地嚼了几下口香糖，扬着手里的纸钞，几乎有些粗鲁地打断了少年的演奏，他扯着嗓子说道：“你的声音倒是挺不错，只是唱的这首歌我们都没听过啊，也听不懂嘛，我老婆喜欢那个叫单禹的歌手，你给来一首《天晴》，这钱就是你的了！”

几个女生都对男子投去了不满的目光，一方面又担心被他打断了歌唱的少年会因为男子鲁莽的行为而生气地离开。

他就像是那个落拓的街头音乐家，堕落天使一般的气质符合所有少女的想象，他唱歌的模样纯净得不食人间烟火，他的嗓音又如此清澈空灵，怎么会因为几百块钱，就让自己的歌声流俗呢？

所以，当《天晴》温柔的前奏从他的指尖流出之时，女生们纷纷流露出了惊讶且失望的神情。

男子得意地揽住女友的肩膀哈哈笑着，和着旋律大声地打着拍子，并用轻佻的动作将那几张钞票扔进了少年的琴匣里。

少年略略低头道谢，没有任何抗拒的神情，就像他从头到尾没有改变过的微笑一样。

在琅琅上口的旋律里，女生们的兴致却渐渐低落，仿佛亲眼目睹一件隽永的艺术品，竟然沦为了随便用钱就可以买到的东西，她们推搡着，依依不舍地转身离开。

凌雪绘一直站在那里，视线没有离开过他，看着他表情每一个微小的变化，他忽强忽弱的气场，还有他弹奏时偶尔凌乱的指法。

直到少年面前的最后一位听众缓步离开，他才取下了挂在肩上的木吉他，小心翼翼地蹲下了身子，将它往琴匣里放去。

忽然——

一只白皙纤细的胳膊先他一步触到了琴匣，用力地往後一拖，少年心中大惊，连忙用力地握住了吉他的琴身，才没让木吉他就这样掉在坚硬的水泥地面上。

当他再抬起头时，各种颜色的钞票纷乱地在他的眼前飞舞，有些被河面强劲的风掠起，打着旋儿翻飞着悠悠落进了桥下的河流里。

凌雪绘面无表情地将倒空了的琴匣提在手里，她转过身子走到少年面前，眼底有着幸灾乐祸的神色。

“呐，还给你。”她修长的手臂拎着琴匣伸到了少年的面前，几乎是挑衅地看着他，仿佛在期待着他的反应。

少年的眸底仿佛瞬间腾起一抹微弱的火花，却很快被冷然的冰雪覆盖。

他默默地接过琴匣，视线缓缓地从凌雪绘的脸上移开，落在从她的大衣缝隙中

露出的病服下摆上。

“谢谢。”他的道谢不带任何温度，仿佛还有着隐约的嘲弄，随即便将吉他装进了琴匣，准备转身离去。

也许是因为他最后的眼神，原本想要欺负别人的凌雪绘，反而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喂，我告诉你，我的精神可没有问题！”她面红耳赤地冲着他的背影追了几步，不顾形象大声地嚷嚷着。

而少年却连头都没有回，只留给她一个越来越远的背影，眼看就要消失在人群当中。

凌雪绘忽然觉得血液冲上了头顶，她咬了咬牙，一跺脚，拔腿就追了上去。

少年过了马路，拐过一个弯，来到弯弯曲曲的胡同口，人流明显减少了许多，他直直地向停在胡同口右边一侧的一辆重型机车走去，抬起手，小心地将琴匣固定在座位的后方。

“这是你的车啊。”尾随而来的凌雪绘在少年的身后停住了脚步，好奇地打量着少年身旁那辆看起来明显是二手的重型机车，却丝毫没有流露出意外的神情。

外表纯净温润，如王子一般优雅而气宇轩昂的少年，与粗犷狂野追求速度的重型机车，在凌雪绘的眼中，仿佛一点也没有不相衬。

少年终于转过身来，看向她的眼神有一刹那的迷惘。

“小朋友，已经很晚了，不要在外面到处乱跑，你的家人会担心吧。”他淡淡地开口，标准的好哥哥口吻，却不难看出他对她的防备。

“少来了吧，别假惺惺地说这些了，如果不喜欢我跟着的话，大可以让我滚。”凌雪绘嗤笑起来，她摆了摆手，说话倒是一点都不客气，“还有，第一，我不是什么小朋友，第二，我也不是你想象中的精神病人，我讨厌被人误会。”

他像是怔了一下，没接话。

“我觉得你给我的感觉很亲切，当然不是字面上的那种意思。”发觉了他的沉默，凌雪绘便自顾自地说了下去，“我们都是浑身长满了刺的人，只是我偏要把那些刺露在外面，让所有我不喜欢的人离我远一点，而你却是在自己的刺上覆盖了薄薄的一层膜，伪装成八面玲珑的好学生，只是不管你怎么伪装，我们在本质上还是相同的。”

凌雪绘的眼神落在了他的重型机车上。

“骑着这辆机车一定很刺激吧。”她笑起来，这一次，是不带任何心机的。

“要试一试么？”少年的眸子依旧干净得像月下泛着微光的琉璃，只是他的眼

神，涌动着挑衅的气息，“我是没有携带安全帽的习惯的。”

“无所谓。”凌雪绘挑了挑眉，或许在她的性格里面，也蕴含着不少蠢蠢欲动的冒险因子，“送我回医院好了。”

坐着这样拉风而狂野的重型机车回到医院这样的地方，不晓得多少人看见之后，下巴会惊讶得掉下来。

凌雪绘觉得自己已经在期待那些人有趣的表情了。

“不过，你必须坐在我的前面，后面的位置，是留给我的琴的。”少年拍了拍座椅后方的琴匣，带着玩味的表情看着凌雪绘。

“可以。”凌雪绘故作镇定地没有表现出自己的犹豫，一口便答应下来。

但是，当他温热的气息从四面八方牢牢地包裹住她娇小的身躯时，凌雪绘却忽然失去了控制自己心跳的能力。

没有安全帽的阻挡，他身上淡淡的青草香味与缓慢的呼吸萦绕在她的身畔，她不自觉地将背脊挺得直直的，为的只是不触到他温暖的胸膛。

也许，她只看透了他是个与她一样心藏叛逆的少年，却忽略了他也是个与她年纪相仿的、好看的男孩子。

一声柔软的嗤笑在她的头顶绽开，少年似乎是发现了她的僵硬，恶作剧地将下巴搁在了她的头顶上。

那么暧昧微妙的举动，自然是让凌雪绘忽地一个激灵，条件反射一般地用头顶去撞他的下巴。

“嘶——”

吃痛的声音如愿以偿地在她的耳边响起，机车依旧平稳匀速地行驶，迎面而来的夜风掠过凌雪绘发烫的脸，她才发现自己双颊的温度高得有些惊人。

报复很快就来了，倏然加快的车速和急转的弯道都让凌雪绘无法控制住自己身体移动的方向，那原本绷直的背脊终于抵不过向后的惯性，结结实实地贴在了少年的胸膛上。

路边的景色在飞快地倒退，扑面而来的风让凌雪绘微微地仰起头，漫天的星斗都恍若化作流星一般划过她的视线，风驰电掣的感觉让凌雪绘的手指绷紧，指尖泛白，栗色的长发纷乱地飞舞着，她拼命地压抑着即将冲出喉间的惊叫，抓紧了他的衣袖。

他轻轻笑着，胸腔的共鸣声与她的心跳合拍地共振，漾起一圈一圈的音波。

所有的一切，所有尘世的喧嚣都仿佛被抛到了身后，那些纷繁复杂的情绪和伪装，已经被遗忘在了世界的彼端，此刻，他们只感觉到彼此的生命，存在得如此鲜活。

车速渐渐减慢，真实的重力感又回到了凌雪绘的身体当中。

熟悉的白色花园式建筑逐渐出现在她的视线当中，也许是因为医院的特殊环境，让这里的气氛不同于闹市街头，入夜后总会显得格外安静。

机车的引擎倏然熄灭，凌雪绘会意地跳下车来，灵巧得像一只猫咪，她冰凉的手心贴上自己仍微微发烫的脸蛋，偷偷地做了好几个深呼吸。

少年依旧跨坐在机车上，抬手随意地拨弄着自己被风吹乱的头发。

“谢了。”凌雪绘看似潇洒地冲他摆了摆手，勾唇一笑，“作为你专程送我回来的报答，我也提供给你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怎么样？”

“工作机会？”少年挑眉，毫不掩饰自己语气中的揶揄，“你不觉得这应该叫做‘补偿’，而不该叫做‘报答’吗？”

“看，无论表面上怎么装出无所谓的样子，你果然还是耿耿于怀我扔掉那些钱的事。”凌雪绘歪着脑袋，毫不客气地叉着腰，“你的歌声很好，但是不应该为那些俗人演唱，从明天开始到这里来，为我唱歌，我会给你很多钱。”

虫的浅鸣声在附近的草丛里响起。

温润的月光下，凌雪绘目光灼灼地看着少年。

她知道自己不像普通的女生那样，会将一句话甜甜地说得婉转，哄得别人心花怒放，乖乖就范，她已经习惯了将自己的期待，付诸于命令的口吻。

“果然是个不经世事的小孩，狂妄成这个样子。”良久，他好听的声音才在她的耳畔响起，伴随着一声轻笑。

“你以为把自己的刺暴露在外，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吧，那是因为你的生活中有更大的屏障，虽然你看不见，却很好地把你隔离在了各种烦扰的外面。别否认你是朵温室里的花，活在所有人为你撑开的羽翼下。”少年依旧是云淡风轻地微笑着，琉璃般的眼瞳里却泛着冰冷的流光，“而我的人生，不需要由你来批评置喙。”

他的语气平缓而流畅，丝毫没有铿锵有力的感觉，就像他空灵透明的歌声，凌雪绘却头一次尝到了吃瘪的滋味。

“凌雪绘！”

就在她想说什么挽回局面之时，另一个压抑着怒气的低沉声音在她身后响起。

凌雪绘本能地转过头去，随即感觉到一道风声裂空而来，绷紧的五指飞快地扫过她的面颊，清脆的巴掌声在这个安静的夜里倏然炸响！

她被打得趔趄了几步，左颊渐渐发热麻木，泛起密密匝匝的疼痛。

“你知道现在已经几点了吗？”

在月光的沐浴下，宫熙玄棱角分明的脸上泛着薄薄的怒意，一双剑眉深深锁

Just for you 第二话

或许你只能和我嬉笑打闹，两小无猜。

而我生命里又沉重又黑暗的部分，你却不想看见。

你只希望我是你世界里的太阳、月亮、星辰，任何会发光的东西。

而我身处的幽暗的宇宙，你想视而不见吗？

ACT 1

房间里没有开灯。

凌雪绘披着大衣，盘腿坐在窗前的桌子上，透过厚厚的玻璃窗看着外面被夜风吹得摇摆起来的树枝，就着淡淡的月光，那些枯瘦嶙峋的影子浅浅地映在桌面上，好像一个个张牙舞爪的大怪物。

“叩叩。”两声敲门声之后，便是门锁被钥匙打开的声音。

“喂，你真的很不尊重病人的隐私。”凌雪绘从玻璃窗上看到宫熙玄修长的身躯踏进屋来，“起码要等我允许你进来了再进来啊。”

“我想你应该会装睡吧。”宫熙玄扭开了落地灯，暖黄色的光线淡淡地晕开，他修长的影子投在厚厚的波斯地毯上，即使面容疲惫，身着工作时的白大褂，依旧

是将要感冒的症状。

而宫熙玄依旧雷打不动地在下午二点准时来到凌雪绘的房间进行例行治疗，顺便带来了几个工匠，为凌雪绘的窗户钉上了无法打开的纱窗。

原本因为外部的美观和统一，住院部的大楼是不允许私自安装纱窗的，但是身为院长之子的宫熙玄，却有权为了凌雪绘而破例。

凌雪绘自然是抗议了他的无所不用其极，但是面对宫熙玄的扑克脸，她只能叹息道行不够，无法与这个腹黑的家伙抗衡，悻悻作罢。

冗长又无趣的治疗足足进行了两个小时，在宫熙玄越来越柔和的眼神里，她知道今天自己表现得十分配合。在经过了各种思想斗争之后，凌雪绘决定识时务者为俊杰，暂时收起她的乖戾，能早点出院才是王道。

“你感冒了？”宫熙玄挑眉看着刚打完一连串喷嚏的凌雪绘。

“啊，昨天晚上睡觉忘记盖被子。”凌雪绘揉了揉鼻子，满不在乎地耸了耸肩膀，“这种小感冒到头来也只会把我的火气杀得光光的，不用大动干戈……”

其实类似这样的话仿佛都变成了她的口头禅，只是她明白，宫熙玄是不会吃她这一套的。

“等下我叫护士送感冒药来，最好顺便量一下体温，超过37.5度必须输液治疗。”

宫熙玄一边说着，一边在笔记本上刷刷地写下最后一条记录，接着便起身离开。凌雪绘觉得他一离开，自己身边的气压立刻升高了不少，平时以寡言少语酷劲十足而颠倒众生的一枚闪亮生物，每每碰到她的事情就会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真是让人难以接受。

她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四肢，不满地走到窗前，盯着那刺眼的纱窗，伸出手指没好气地弹了弹。

她真有心逃跑，这层纱帘算得了什么。

凌雪绘打了个呵欠，忽然透过窗户瞥见住院部前面的街道上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渐渐走近。

“啊……”她的嘴巴定格在张开的动作上，双眼亦是瞪得犹如铜铃一般。

那个穿着黑色校服外套、围着黑色毛线围巾、背着木吉他正向住院部的方向走来的少年……

“陌无夏？”凌雪绘呆呆地念出了他的名字。

昨晚的一切确实发展得有些蹊跷，原本对她的狂妄嗤之以鼻的他，早该在嘲笑过她之后毫不留情地走掉，没想到他竟然在听到了她的名字之后，以一种无比认真

遗弃。

凌雪绘视线模糊，跌跌撞撞地跑出了住院部的大门，没有一个人拦住她，也没有人追过来。

她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想念过宫熙玄。

如果他在……如果他在的话，事情会不会变得不一样？

尽管他总是板着一张扑克脸，尽管他总是对她那么严格，但至少他会因为她而生气，会因为她打了一个喷嚏而盯着她吃药、量体温，会在打了她一个听起来很响却根本不怎么疼的巴掌之后，巴巴地送药膏来给她敷上……

如果宫熙玄在的话，他一定不会让别人随便诬陷她。如果是他，一定愿意听完她想说的所有话，并且无条件地站在她这边。

凌雪绘低着头走着，根本没有看路，理所当然地撞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个人，而那个人仿佛早已做好了被她撞上的准备，从容不迫地伸出手来，拉住了因为碰撞而向后倒去的凌雪绘。

“前面就是马路，你横冲直撞地要去哪里？”

陌无夏的声音在她的头顶响起。

不知不觉，竟然又是黄昏了。

“哪里都好，拜托你帮我个忙，带我走。”凌雪绘的头几乎要埋到胸前，一头栗色的长发垂在脸颊的两边，极力地想要遮挡住她惨兮兮的表情，可那颤抖哽咽的声线，还是出卖了她的心绪。

有一种人，不是亲人，不是朋友，他们通常被称为同伴。

他们不会像亲人和朋友那样追根究底地问你难过的原因，不会因为你的难过而承担双份的难过，也无法设身处地地去分析你难过的原因，孜孜不倦地开导你，却能够适时地提供一个肩膀，一个怀抱，默默地让你依靠。

不知道为什么，她觉得陌无夏就是那样一个人，他可以默默地承受她负面的情绪，却一定不会问她为什么哭，为什么要他带她离开这里。

陌无夏真的没有问。

凌雪绘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再次坐上了陌无夏的机车，依旧是狭小而暧昧的前座位置，依旧没有可以提供给她的安全帽，依旧是快得令人心惊胆战的车速，但是凌雪绘却觉得前所未有的安心。

明明是才刚刚认识不久的两个人，却有着这样微妙的默契。

迎面吹来的风，渐渐带上了一股海的气息。

“听说，今晚有流星雨。”

陌无夏将车子停在了海边的一家小烧烤店旁，仰望着天空，轻轻地说道。

“所以，你才带我来海边啊。”凌雪绘揉了揉被风吹得有些木了的脸蛋，又搓了搓有些发痒的鼻子。

三月的海带着一股冷冽的气息，却全然没有想象中的寂静。在这个繁华的海滨城市，就连原本应该清冷寂静的海边也驻扎着数个贩卖烧烤的小摊小店，年轻的人们围着篝火大声地笑闹，夹杂着打开啤酒瓶的“噗”声、篝火燃烧的“噼啪”声，还有那沉沉的夜色下，海浪拍打礁石和沙滩的“哗哗”声。

凌雪绘好奇地打量着这一切，喝酒划拳的年轻人，东倒西歪的空酒瓶，还有沙滩上跳跃着的火光……这样的画面，离她的生活很遥远。

“你还未满十八岁，可以喝酒吗？”陌无夏走在前面，回头对凌雪绘露出一个玩味的表情，眼底的神情，是熟悉的挑衅。

“有什么不可以。”凌雪绘自然也没有退缩的打算，她歪着脑袋回给他一个鬼脸。

篝火的映照下，凌雪绘脸上的笑容看起来有些勉强，陌无夏微微一愣，抬起手，用力地抹掉她脸上还残留着的泪痕，看着她的眸光深邃复杂。

凌雪绘蓦然一怔，盯着陌无夏转身向烧烤店走去的背影出神，脸颊上还残留着陌无夏指腹的温度和力道。

她若有所思地站在原地，忽然感觉到手臂被粗鲁地抓住，一个喝得东倒西歪的男子喷着酒气朝她靠了过来。

“喂，你长得好像我以前的女朋友。”轻佻的调笑，陈词滥调的搭讪，面前这个染着金发的男子，虽然有一张勉强称得上俊秀的面容，却无法减少凌雪绘对他的厌恶。

她当然不会像普通的女孩子那样惊慌失措，恶作剧的念头又习惯性地悄悄滋长，凌雪绘镇定地扬起下巴，露出猫咪般的笑容：“真的吗？”

“当然，不过现在细细看了，才发现你比她长得更好看……”金发男子说着就要抬手去摸凌雪绘的脸。

凌雪绘双眸一震，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出陌无夏用指腹抹去她泪痕时那缓慢的动作，与复杂的眼神。

她的眼底飞快地闪过一抹浓重的嫌恶，所有的玩心顿时消失得一干二净，她抬手架开金发男子对她伸来的禄山之爪，接着挥起拳头用力朝着他的鼻梁揍过去。

毫无防备的金发男子被她突如其来的拳头打得哀叫一声，往后趔趄了几步，嫣红的鲜血从他捂住鼻子的指缝间漏出。

“喂，阿哲，你没事吧？”原本与他同坐在一起吃烧烤的男男女女见情况不对，立刻围了上来。

“你这丫头怎么随便打人？”一个穿着紧身上衣和短裙的妖艳女子在查看了金发男子的伤势之后，将注意力落在了凌雪绘的身上。她一身痞气地靠近凌雪绘，摆出一副声讨者的模样：“阿哲只不过是喝多了，你要是不喜欢离开就好了，没必要出手这么狠吧？快点道歉！”

而凌雪绘却有些不对劲。

她原本还闪动着怒气的眸子，在看到从金发男子指缝间滴下来的血滴时，倏然蒙上了一层惊慌失措的光芒。

“不……不要……”她抬起双手抱住自己的脑袋，蹲下了身子。

那抹嫣红仿佛一道闸门，打开了她记忆的潘多拉盒子，那些被她刻意遗忘掉的，所有不愿意想起的回忆……潮水一般袭来。

“哼，人都打了，这个时候还装什么娇弱？”妖艳女子性格直爽，原本见凌雪绘年纪小，不想与她多做计较，若是能干脆道歉，这事便就此作罢，没想到凌雪绘不仅没有道歉，还摆出一副受害者的模样，顿时让她气不打一处来。

“这小姑娘怎么了，看起来不大对劲啊？”另外一个矮个子少年有些疑惑地打量着蹲在地上瑟瑟发抖的凌雪绘，“她真是一个人的么？”

妖艳女子不理会同伴的窃窃私语，径自上前几步，用力地推搡着凌雪绘的肩膀，扬高了声音：“你快抬头，别在这儿装娇弱，今天要是不和我朋友道歉，我跟你没完！”

尽管沙滩上喝酒划拳的声音喧闹不已，但妖艳女子的声音尖利，还是有许多人的注意力被吸引了过来。

凌雪绘被推得险些向后坐倒在沙滩上，她捂着自己的脸，眼里和面颊都一片冰凉。

尖锐的骂声在耳畔轰轰作响，仿佛耳鸣，她终于鼓起勇气从指缝间向外看去，一个少年正怔怔地站在离她不远的前方，虽然因为模糊的视线和距离的关系，让她看不清少年脸上的表情，但她知道，他正在看着她。

“陌无夏……”凌雪绘嘴唇颤抖，声音微弱得仿佛根本没能发出声来，她纤瘦的手臂不由自主地向少年的方向伸去，眼底微小的光芒足以一击即溃，“帮帮我……陌无夏……”

若有人能够给她温暖，即使零星，也许亦足以让她逃开那些令她不愿意去想起的记忆。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凌雪绘咬着嘴唇，终于哭出声来。

沉沉的夜空之下，陌无夏漠然地站在离凌雪绘不远处的沙滩上，手中拎着一打啤酒。

他的双眉微微蹙起，琉璃般的眸子失焦地看着向他伸出手来的凌雪绘，俊美的脸庞被淡淡的月光雕琢得愈发出尘，却没有表情，仿佛是一尊神祇。

海浪一声声地舔舐着沙滩，拍打着礁石，陌无夏的衣角和头发被海风吹得轻轻扬起，周身的轮廓被篝火镀上一层看似明亮温暖的颜色，他木然地动了动嘴唇，最终定格为一弯冷漠的弧线。

他眼底那一闪而过的残忍，还有那一张一翕的唇形，仿佛是在嘲弄般地说：活该。

你，活该。

在看到陌无夏漠然地转身离去时，凌雪绘原本颤抖着的身子有一刹那的僵直。

“行了行了，别和一个小姑娘计较了，她刚才好像也道歉过了。”那个叫做阿哲的金发男子摆了摆手走上前来，拍了拍妖艳女子的肩膀。他的鼻血已经止住了，滑稽地用纸巾塞着鼻孔，说话有很重的鼻音，他弯下腰来摸了摸凌雪绘的脑袋：“被你这么一打，我反而清醒了许多，现在可不是以失恋为借口大喝闷酒的时候。”

“阿哲，你真是个好烂好人！”妖艳女子瞪了他一眼，悻悻地哼了一声，也只好作罢，转过身回到自己的位置继续喝着啤酒。

落在发顶的温暖让凌雪绘的颤抖渐渐停止，她不断地回想宫熙玄为她治疗时的每一个片段，极力地控制着自己的呼吸与心跳。

在她终于缓过来的时候，原来的紧张感，通通变成了无力感，绵软虚脱的感觉通过每一条神经传达到指尖末梢。

凌雪绘毫无形象地在沙滩上坐了下来，有些狼狈地喘着气。

金发男子已经回到了位置上与朋友们一起吃着烧烤，谈笑着，气氛又回到了最初的时候，仿佛刚才的小插曲根本没有发生。

夜幕已经完全压了下来，凌雪绘只觉得自己的脸被海风一吹，变得更加冰凉僵硬，抬手一抹才发现全都是半湿的泪痕。

她拍了拍手心的沙粒，努力抵御着一波波袭来的虚脱感，咬着牙撑起身子站了起来。

陌无夏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靠近海岸线的地方，远离了人群的热闹与喧嚣，礁石刚好挡住了他的身躯，但凌雪绘还是找到了他。

他半仰着头靠在礁石上，手中还握着一罐没喝完的啤酒，原本白皙的双颊晕染了微醺的绯红，迷离涣散的眸光里盈满了夜空晶亮的星斗，涌上沙滩的海浪好几次险些要拍打到他的脚尖。

一个个空掉的易拉罐在他的身畔被风吹得滚来滚去，凌雪绘默默地捡起所有的空罐，整理出一个足够她坐下的位置。

“我知道你们都不喜欢我。”她径自拿起一罐还未打开的啤酒，一边低着头费劲地掰着拉环，一边喃喃地说着，“很久以前，我想要的是亲人的爱，但是现在的我发现那真的太奢侈了。”

“现在的你……想要什么？”陌无夏依旧看着茫茫的夜空，迷离的双眸眨了眨。

一声脆响，凌雪绘终于拉开了拉环，她畅快地仰头喝了一口，热辣的感觉滑入喉间，顿时逼回了所有的眼泪。

“我已经不去奢望什么亲情、友情，也脱离那个要洋装的时代很久啦……也不需要可爱的洋娃娃、美丽的发夹……特殊的铅笔盒和背包……”凌雪绘煞有介事地扳着指头，边说边傻笑着。

“可是，如果可能，能不能……我是说啊……能不能，给我一个……”她犹豫了一下，轻轻地闭上双眼。

那样颤抖而温暖的语气，比祷告更虔诚，比许愿更加小心翼翼。

“能不能，给……给我一个伙伴呢？”

凌雪绘吸了吸鼻子，有些发怔地看着漆黑的天空，仿佛期待着这个愿望能够被流星承载着，悄悄地在不可知的未来实现。

“什么是伙伴？”陌无夏迷离地眨了眨眼，仿佛自己也被这个问题困扰着。

“伙伴就是……如果我今天决定不要再当乖小孩了，有个人能跟着我一起逃跑，而且，不会问我为什么，不会责骂我，知道原因后也能谅解我。”她淡淡地笑着，尽自己所能，用最美好的语言描绘着想象中那个所谓的伙伴，那是一个足以为她遮风挡雨并且让她感到安心和温暖的去处。

陌无夏曾经让她产生过这样的感觉。

他一言不发地带她离开了医院来到这里，却在看见她无助的一面时，漠然地离她而去。

“谅解你要逃跑的原因吗……”陌无夏也轻轻地笑起来，带着微醺的醉意，他侧过脸庞看着凌雪绘，一双星眸流转着冷光，“因果报应你想就这样逃掉吗？有些事情，你必须要去承受，不要妄想着逃避责任还能够得到原谅。”

{ Just for you }

第三话

此时此刻，那些我看不见的未来，其实已经被命运安置妥当，在不远的前方等候着我。

我曾经问过自己：“不知道和知道，哪一种更可怕？”

其实我早已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好奇的同时，我其实很恐惧未来、恐惧命运。

因为我需要一些幻想，需要一些憧憬，需要一些期待，

让我可以为了你而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ACT 1

在那个晚上过后，凌雪绘的病竟然快速地好起来。

其实原本就不是什么严重的精神疾病，只是因为凌雪绘在经历过某件事情后，开始害怕尖锐的东西和血，比如之前那个被开除的护士亮出的修眉刀，还有那金发男子的鼻血。

她渐渐学会在治疗的过程中控制自己的情绪，不再排斥那些看起来冗长又无趣的疗程，在看到番茄汁之类的东西时能够极力地进行自我调节，从心跳加速到面不

改色，就连宫熙玄都讶异于凌雪绘突如其来的变化。

“那件事……我听说了。”宫熙玄一直不明白自己离开的那两天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总是在治疗时假公济私地进行旁敲侧击，“要是你平时不做那么多捣乱的事，就不会平白无故地受委屈了。”

依旧是硬邦邦的责备口气，却让凌雪绘心中一暖。

至少他知道，当时的她是受了委屈的。

陌无夏依旧是每个下午到凌雪绘的病房弹琴，有时候神情疲惫，有时候手上和脚上甚至还带着点伤，但是却从来不说是什么而受伤。

他除了弹琴和唱歌之外，碰到心情好的时候还会说一些学校发生的事情，凌雪绘边听着边怔怔地出神，望着窗外嫩绿新生的枝叶，她才蓦然想起学校的春季学期已经开始了。

在第一个疗程快要结束的时候，凌雪绘做出了一个决定。

“你想回学校上课？”袁如意在听到凌雪绘的决定之后，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她也未能掩饰住自己的吃惊。

“嗯，我想去帝岚高中学习。”凌雪绘点了点头，她垂着眼帘，唯恐自己的眼神泄露出一丝微妙的心绪。

帝岚高中，那是陌无夏所在的学校。

“想回去念书很好，但你可以去更好的学校。”袁如意抬着精致的下巴，暗示着自己的能力足以把她送入各类指标都首屈一指的重点高中。

“我不想要重点高中的压力，如果能够循序渐进地恢复学习状态最好不过，所以……把我送到帝岚就好。”凌雪绘的语气平淡且波澜不惊。

在同龄人还在用撒娇或是耍赖而达到他们所要的目的时，她已经逐渐学会不带感情地去谈判，用理性说服对方，争取自己所希望得到的一切。

即使对方是她的亲人。

“这件事我会考虑。”袁如意看了她良久，终究点头让步，“但是在这之前，我必须向宫医生求证，你的病情是否适合重新回到学校上课。”

凌雪绘木然地点了点头，从头到尾她的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

袁如意站起身来，抬手拉开了病房的门，已在门外等候多时的助理毕恭毕敬地递上外套和行事历，亦步亦趋地跟在她的身后汇报着接下来的行程。

而背着吉他的陌无夏正从走廊的另一头缓缓地走来，表情淡然地与袁如意擦肩而过，他披着淡淡的余晖，橘色的光线凝在他深陷的唇角，恍若有种微笑的错觉。